

中国人相信缘，有人缘，书有书缘，地也有地缘。缘到底是怎样的？这事玄妙而难解，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最近，因为种种机遇，我深信，缘，原来是圆的——起于一线相牵，飘飘渺渺，兜兜转转，似有若无，欲断还连，纵使相隔千山万水，历经长年累月，终会在冥冥中，穿过云，穿过雾，又回到源头，画出一个满满的圆！

早在几个月前，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先生就盛情来信，说是“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即将来临，邀约我赴沪出席。王先生是个有魄力

的热心人，自从十几年来接任推广傅雷文化的重任后，就不断主持各种纪念活动，多年来举办过傅雷著译研讨会，傅雷精神座谈会，傅雷手稿墨迹展，傅雷著作首发式，傅雷夫妇陵园安葬仪式等大型项目，这次推陈出新，又有什么特别的构想呢？他说，主要是的举办《傅雷著译全书》首发式，另外还邀请了一些法国专家来华共襄盛举，并以“傅雷与巴尔扎克”之间的渊源作为主题。

如所周知，傅雷毕生完成了五万余言共三十多部译作，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占了十五部之多，除了《猫儿打球号》在“文革”中遗失之外，其他十四部作品，如《高老头》

有人喜欢去大街上猎奇，街拍帅哥美眉。我喜欢猎奇一些有年代的书籍，尤其情感类小说。这不，偶然一次看了一本介绍世界文学的工具书，提到日本一位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她较为出名的是描写老人题材的小说《恍惚的人》，该书1975年问世曾经引起日本社会大震动，毕竟日本这个国家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可我却以更猎奇的发散方式猎到了她一本1984年11月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以刻画御藏岛上的“老阳婆婆”为主人公的家庭小说，经过译者梅韬的精彩翻译，读者有吉佐和子那充满家庭韵味的温柔而有特色的语言让我读起来回味无穷。在末尾作者梅韬的译后记中，我终于明白，文章里那唱歌一样的对话，其实是译者灵活地把有吉佐和子原作中使用的与东京语不同的岛上方言尽量给翻译成了梅韬自己出生地济南的方言，难怪读起来乡土气息浓厚，很亲切，越发凸显淳朴的老阳婆婆一片善心对待儿孙、土地、家园，真是良苦用心。

比如文章开头，一段邻里对话，就特别质朴有趣——“你在干啥子，老阳婆婆？”“你们是在干的啥子呀？”“摘艾叶子呀。”“干啥子呀？”“捣菜饼子呀。”类似的对话在《暗流》里俯仰皆是，读起来朗朗上口，让人会心一笑。

书中大量描写老阳婆婆的心理活动或者与子孙、邻居的对话，虽说是70年代的日本当代现状，可如今看来却一点儿不过时。这天老阳婆婆与其他岛民陆续去岛上海边两个月来一趟的船里接自己十年未见

的重孙女时子，老阳婆婆嘴里竟然下意识地哼了一首吓唬人的歌“谁要是不让我唱歌，我就把不让我唱歌的家伙揍死呀。”当见到从东京回来打扮特别时髦的时子时，全岛的人都不去看周围的局长，村长，而是盯着头戴红色软毡帽、身穿奶油色衫裙、外套深蓝色大衣、脚蹬让人惊奇的漆皮高跟鞋的时子看，时子的脸化了妆，头发也染成了黄褐色，岛上的人看她看呆了，全都屏息静气，老塔奈婆婆感慨时子“啊哟，简直跟皇太子娘娘一个模样了呀。”老阳婆婆却说：“时子啊，可出落得真个俊啊，你的小脸，白得都快成了鲱鱼的白鱼子一样白了。你涂了啥子呀。”时子听了，装模作样地笑了。

这样的幽默片段书中比比皆是，我庆幸自己是个猎“冷书”爱好者，虽然1984年的书比我年龄还大三岁，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里的那种激发读者想象力，让人为之展颜的乐趣是别处没有的。

我希望自己老了也能像《暗流》中御藏岛上那个性格活泼坚强且说话犀利、冷幽默的老阳婆婆。

缘，原来是圆的

金圣华

《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幻灭》等，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在那相对封闭的年代，曾经成为一代年轻读者视为瑰宝的精神食粮。有一出名为《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电影，银幕上上述说的就是“文革”时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争相捧读傅译巴尔扎克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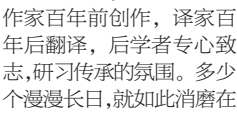
以《傅雷与巴尔扎克》为主题？这也是我当年研究的专项，因此，即使主办当局在临近活动时才突然提出要我在会上发言的请求，尽管时间仓促，猝不及防，也怪不得欣然从命了。

在周浦，当年傅雷出生的小镇，如今划为大上海一部分的市区里一家新开不久的旅舍中，邂逅了来自法国的巴尔扎克故居博物馆馆长Yves Gagneux先生，素未谋面，却感到一种暖暖的亲切。那似曾相识的感觉来自对方的所连所系，遥远的所在，悠久的岁月，瞬息缩短距离凝聚时间，鲜明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巴尔扎克馆可是别来无恙？”我问道，虽询问地，似念故人，那地方，确实牵起许多难忘的追忆，令人低回不已。

当年，负笈巴黎，为撰写有关傅雷与巴尔扎克的论文，最常到访之处，除了索邦大学，就是巴尔扎克故居，那里是作家自1840至1847为了躲避债主而藏身匿居的所在，也是作



家潜心创作撰写煌煌巨著《人间喜剧》的地方。从巴黎南郊的大学城出发，要换几次车，才来到位于城西十六区的小楼。那一带，人车稀疏；那一处，清静宁谧，每一次去，似乎都不见其他的访客，于是两层的故居，就变成独自流连徜徉的场所了。肃穆沉默中，心静下来，坐在四壁皆书的台前，进入作家百年前创作，译家百年后翻译，后学者专心致志，研习传承的氛围。多少个漫漫长日，就如此消磨在纸堆书页间。偶尔，瞥见窗外风光明媚，自觉有负良辰，哪知道傅雷1954年在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时，早有此叹：“近一个月天气奇好，看看窗外真是诱惑得很，恨不得出门一次，但因工作进度太慢，只得硬压下去。”（《傅雷家书》，1954年11月1日）。原来自古伏案皆寂寞，信然！



那时，巴尔扎克故居中陈列了作家各种著作各种文字的译本，独缺中文，于是，就把手边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捐赠馆藏，当时是以谦逊虔敬之心，促成译者和作家在馆中首次百年相聚。谁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巴尔扎克博物馆的馆长竟然越洋而来，不但如此，更亲自携带傅雷于1963年申请成为巴尔扎克研究会会员的信件和资料，以回馈译家的故乡！

“巴尔扎克的咖啡壶还在吧？他的镶宝石手杖呢？”作家当年为写作而殚精竭虑时，不得不依赖咖啡提神；作家完成杰构后行走沙龙时，又免不了以

在夏日，岛上的天仿佛更蓝，像是能挤出一滴滴蓝靛似的。空气也格外清新，好想灌注一大瓶送给远方的朋友。黄油的海水宛若与大江大河流淌下来的泥水搅和得累了，有那么几天会呈现一大片蓝蓝的波澜。变化最大的是，太阳热辣辣起来，海风开始像冬天呵出的气，有点热乎乎，还带点咸腻腻。正值伏季休渔，菜场上少见鲜活的海产品，却也一摊摊的摆放着，冰冻的、礁岩上采拾的、养殖的鱼虾和贝类，还有丰富多彩的干品。在岛上，怎会没有海产品？

这样的情景里，日子还是依旧，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像波浪那般的，潮起潮落，却总是轻轻地舔吻海塘和礁岩。双休日，驾车去环岛一圈，倒是有一种欣欣然的感觉在心里轻漾。静默的渔港充满了一种喜悦。喜悦来自一排又一排的渔船泊满了港湾，渔港就喜欢渔船平平

安安心回到自己的怀抱。一艘艘的渔船昂着高高的尖头，在桅杆上红旗的猎猎声中，安稳地栖息。这样壮观的情状，就令我停足港边，像渔港般充盈的一种愉悦，却更有一种披风斩浪的激情在心底涌动。

号称华东第一滩的鹿栏晴沙，如一幅三千多米的长卷，洋洋洒洒地布排海边。空旷的沙滩，沙滩上的露营帐篷，既让人心旷神怡，又给人一种安闲的情致。恢宏的海坛就在沙滩的一侧。“北有天坛地坛，南有岱山海坛”，这是我的一个评语。祭海，谢洋大典，就在海坛上年年演绎，渔民们的心怀在那里紧紧相系。敬畏大海，感恩海洋。站在坛顶平台上，这样的情怀油然在心里冒了上来，令人感动。

闲谈中，对方忽然非常认真地提起，她的研究是受到当年某某人论文的启发，说出名字时，让我先是愣住，继而迟疑，再而醒悟，“你说的那个人好像是我呀！”Bui教授一听，非常兴奋，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虽然我俩也是素昧平生。为了证明其事，她急忙打开手机，翻到其中一处递给我看，赫然见到那是我当年在索邦大学所撰博士论文的书目，由于那时尚无计算机，只有打字，那一条条英法文书目中列出的中文译名，如《高老头》《邦斯舅舅》等，都是手写的，看到自己的笔迹，竟然于几十年后出现在一位陌生法国学者的手机中，那种惊喜与震撼，的确难以言喻！

缘，原来真的是圆的！

初夏，车奔驰在著名的加漠公路上，路蜿蜒在一望无际的大兴安岭林区之中。蓝天白云，漫山遍野的绿环抱四周。我们一路前行，将沿途美景尽收眼底。

在茂密的森林中，各种树木错落有致地扎根在它们各自归属的土地上，在阳光雨露滋润下自由自在地成长着。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树种，沿途有松树、柏树、桦树、杨树、柳树、杉树、榆树等等。那浓浓的淡、深深浅浅的绿色，层次丰富地装饰着美丽的山林。

松柏的颜色是深绿色的，绿中带着一份厚重，总是让人联想到庄严肃穆的气氛。杉树的颜色翠于松柏，故显得活泼些。这类树都长得笔直坚挺。我暗下思忖：假如在一棵冷杉树上挂上圣诞灯，一定会是一棵漂亮的圣诞树。林子

里的榆树叶子绿中透着黄，而杨树叶子正面是墨绿色，背面是浅色的，随风翻闪着如晃动的银铃。沿路还有一些不太高大的柳树，一团团一簇簇的，

的礁石，细看击岩的波涛，瞭望不尽的大海，海的情韵就在海畔间一一展露出来。走走停停，时而激情豪长，时而闲庭信步。倘若有那么点烦躁，走一周海畔公园，心里便清明一片。

当我漫步在东沙古渔镇里，沉淀在街巷间的咸腥气息拂面而来，古朴的渔镇在石板路的延伸下凸显出来。一盏盏的红灯笼挂在陈旧的屋檐下，一家家商铺渐渐显现昔日的辉煌。海菜糕、冻药花这些小时候的味道，又让我撩起一缕缕的记忆。夏日人头攒动的游客，有没有我的这番体验？

自然，我还浸注于庭院之中。除草，剪枝，追肥，这些平日没时间做的活，全在双休日完成。做完了这些，我便美美地赏花了。

李子红透了，人生果黄熟了，青苹果鼓张着光洁的脸蛋，

浙东农村（永粉画）胡军

黄中带着绿意，不同于我们南方的青青垂柳。还有那泛着诱人光泽的灵动的浅绿，那是白桦树的叶子！洁白的树干，褐色的枝条，晶莹剔透的叶子和树干上那些温柔的眼睛，像是在期待人们爱怜的、亭亭玉立的美丽娇娘。难怪白桦树是画家笔下的宠儿。

大兴安岭的漫山遍野的绿啊，以大自然之手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挥洒自如，展示着宇宙的力量和生命的美好。

但路经之处也看到有些地方焦木杵立，一片疮痍。雷击或人为之火使美丽的林子遭受灭顶之灾。虽然路边间隔着放有存水备用，但是一旦森林着火，那水只是杯水车薪。因此进山时除了必须进行防火教育，做好出入登记之外，关键还是每一个进入森林的人要自觉加强防火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

让我们守住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这片深情的绿，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美好环境。

猕猴桃一串串的挂在秋千架上，长寿果酝酿着淡红的期盼……，全是原生态的，果实累累，琳琅满目。就摘几颗李子、苹果、人生果，品一品，嘴里洋溢的是收获的喜悦。那形若喇叭的黄萼、深红的沙漠玫瑰、缤纷绽放的月季花、池缸里的莲花、开不败似的非洲菊和百日菊，一一绽放绚丽的色彩，花枝招展，赏心悦目，心里早已融合在花的世界里。

夜晚下，热嘟嘟的气息已在凉快的海风吹拂下渐渐地消隐。海塘上的观海平台上已是人群熙攘，观夜海的，谈天地的，唱歌的，跳舞的，席地而坐打扑克的，孩子们骑着小滑车玩耍的，一片热闹。此时，就想与好友一起坐在自家庭院里，或者夜排档中，海风吹吹，小酒醉醉，海阔天空般地侃聊，沉浸在夏夜的凉爽里。

养殖塘也是一座城镇，明请看本栏。

岛上的日子责编：杨晓晖

了高适的《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乐师董庭兰一举成名，且名垂千古，董先生借梯登高，“梯子”是高适。

这是借朋友出名的，也有借邻居出名的。譬如，借了杜甫这架梯子、傍了大腕，名不见经传的川妹子、杜老夫子的芳邻黄四娘万古流芳了，“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家喻户晓，连垂髫小儿也耳熟能详。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在饱经离乱之后，寓居四川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暂时有了安身的处所。杜甫卜居成都郊外草堂，是“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卜居》）；诗人感到很满足，“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所以，时值春暖花开，更有赏心乐事，杜甫对生活是热爱的，这是他写这组诗的生活和感情基础。第二年春暖花开时，他在锦江畔散步赏花，写下了一组七绝诗《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是其中的第五首。

无独有偶，唐代李延寿著《南史·吕僧珍传》载：南朝宋人李雅被贬为南康（今江西赣县）郡守后，买下了当时辅国将军吕僧珍隔壁的一处宅院。吕僧珍问房价多少，李雅回答：“一千一百万钱。”吕认为太贵，李辩解道：“我是用一百万钱买房子，而用一千万钱买邻居啊！”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千万买邻”典故，如果说，黄四娘是无意的，李雅可是有意“择邻处”。

然而，“择邻处”的典型是大名鼎鼎的孟轲的母亲——孟母。

亚圣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孟母就把家搬到了丈夫墓地附近，自己教育儿子。因为周围是墓地，经常有人悲泣哀号，亚圣孟轲跟着学。孟母见了，忧心忡忡地想：这不是个理想的居住地。因此，便把家搬到了集市边上。孟轲因此跟着小贩们学市井吆喝、讨价还价，不亦乐乎。孟母见了，又想：这个地方也不宜居。于是，再次搬家。这次，她搬到了学堂隔壁。孟轲跟着文人学习礼仪和文化知识且向母亲要求上学读书，孟母由衷地说：“这才是理想的居所。”这就是《三字经》里说

“昔孟母，择邻处”的故事。由此可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邻居是多么的重要。若说虎母，孟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虎母。

人际如此，国际又何尝不是呢？美国和加拿大边界连围栏都没有，两国却相安无事，一派祥和。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虽然有高墙、铁丝网，但仍然阻挡不了墨西哥人前赴后继地非法往美国，搅得总统特朗普先生头疼不已、伤透脑筋。惨的是，又没法像孟母和李雅先生那样“择邻处”——他搬不走啊。懊恼也！

夜光杯

十目谈

岛上的日子

责编：杨晓晖

养殖塘也是一座城镇，明请看本栏。